

## 见我和甄美美大秀恩爱,青青将我暴打一顿

10



李承鹏 著  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## [上期回顾]

青青不断暗示我给她买个包包,最后我只得铤而走险给她买了LU。为了让她相信这个LU是LV,我精心设计了五个步骤。一、买来A货LV;二、带她去LV附近的万达看电影;三、找毕敬在LV卖包的兄弟毕恭当内线;四、包店里的另外两个店员头晕;五、顺利得手。

## 都市传奇

## 青青恨我骗了她

即使在电话里,也听得出青青的小宇宙爆发了,李可乐,你他妈的做的事情太不可乐了。

心里咯噔但还想转移话题,不可乐,那就雪碧。

雪碧,鼻血差不多,分手,从此我们分手了。

为,为什么?

假的,一切都是假的,居然敢拿假包包骗我,不晓得以前你还骗过我多少次,我恨你,以后不要再找我了。挂掉电话,我再打,呼叫转移,或者通了没人接。

我不用再解释了,再解释也是徒劳,因为这时毕敬的电话打过来,哭天抢地说毕恭被解雇了,要不是被赶出LV一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包包,早就蒙头把自己闷死了。这两天毕恭忙着在家找一切长得像包包的东西,吓得他妈把去庙里烧香用的香包都藏起来。

我一直怕胡丽静认出假LV,但不是胡丽静,赵德祥实在造得像。那天冯巴杜就坐上青青的航班,在后舱论述普罗旺斯与包包复古风之必然关系,青青为了显摆把包包拿来给她看,冯巴杜开始也没看出来,但包包里有张证书,冯巴杜就论述每个证书号码代表的不同意义,说B就代表是巴黎专卖店,还说U就代表是限量版,那个7就代表2007年……看着就奇怪,咦,这个号码怎么和我的一样,我也是BU2471-H2529,你看——拿出自己的包包,她居然随身带着证书,又不是身份证她随身带着干啥子。

可以想象当时胡丽静等人对我极尽恶毒的攻击,以及对青青的冷嘲热讽,青青甚至顾不上值完全航班,又装肚子痛,下飞机直奔美美春天。毕恭打死都不

承认这包包是从这店卖出去的,碰巧这时其他店员过来问:毕恭,怎么了?

青青一听这名字就明白了,直接打电话问毕敬,毕敬当下就招了。

对于青青,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,若为包包故,二者皆可抛。包包是她的最爱,虽然过去她也吵过分手,可那是要小脾气,这次我在她最在乎的东西上骗她,看来覆水难收。

我懊丧不已,正觉世界末日来临,庄亦归的电话又来了,我忍住悲伤,赶紧向他汇报此行云南重大收获。

庄亦归激动得咳了半天嗽,你一个月之内给我把孙子找到,我说不行,五个县的排查至少要半年,毕竟失踪有40多年了。

庄亦归大声说:不行,我一分钟都等不及,咳,半年后我还在不在人世都不知道。

我说人手不够,现在找人都需要钱,包括公安民政,都需要钱。

庄亦归说:我现在就再打50万给你,咳,你去打点各方,我代表庄家,拜托老弟了。

## 甄美美和我秀恩爱

甄美美很快就答应帮我的忙,她说:上次可乐老师帮我那么一个大忙,这次我当然帮你,你约好时间就通知我,我穿性感点还是淑女点?我想了想,说性感点,反正你的胸大。

第二天傍晚,当青青看到甄美美时,那眼神像机场安检的探筒般上下扫了一遍,特别是看到甄美美的胸部时,恨不得立即伸进去检查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青青的胸已算很优秀的了,可是和甄美美比起来,如同月球之于地球,而且是上旬的月球。

女人对于女人的目光最敏

感,甄美美立马意识到青青的质疑,她不做艳星实在可惜了,借欠身入座时假装提了一下吊带,汹涌的波涛差点淹掉整个火锅店。吴哥张大嘴巴像是脱臼,青青瞪他一眼,他才意识过来。

找甄美美来做这个演员真是英明,她偎依在我身边,娇声说:可乐你咋流了这么多汗?我顺手想拿桌上的纸巾揩汗,她却轻轻打了一下我的手:不听话,又随便拿外面的纸擦汗,你不心疼这张脸,我还心疼呢。然后从小坤包里兰花指翘着就拈出一张香巾来,仔细帮我揩了汗。

我故意装出不耐烦的样子:好了好了,女人就是事儿多。

甄美美装做小猫受了委屈的样子,可怜巴巴地说:你又说人家,不干嘛,亲一个。

我没想到甄美美能来这一套,很想惊艳一吻,可当着青青又实在下不去口,吴哥在一边起哄说亲一个亲一个,我横下一条心,对脸呗亲了一口。青青恨得眼睛里都长刺了,吴哥在一旁说他也要亲一口,青青侧着脸,吴哥趁势也亲了一口。

当时,我其实是很想痛斥吴哥抄袋可耻的,还想用煮得滚烫的漏勺把他的嘴烫成鸭嘴兽,可戏演到这份上,只得笑着说:你俩真恩爱,真般配。

青青看出我的不爽,就说那是当然。侧过脸去又让吴哥亲了一口,吴哥立马激动得像一只蹦跳的青蛙,只要一得到命令就可以奋不顾身要跳进火锅。而这边甄美美看我有些落下风,但又不好大家老是叭儿来叭儿去破坏环境,所以就拿起我的手机:哇!你的手机怎么这么脏,乐宝宝以后不准把手机随便放在桌子上,乖。兰花指拈起一根牙签,细心地帮我清理键盘上的脏东西。

青青看到甄美美狂晒恩爱,也不甘落后,不仅帮吴哥把餐布铺好,而且还帮吴哥调好了油碟。甄美美看了,赶紧就给我提前要了一碗八宝粥,说是吃辣的之前要先垫好胃,还一口一口地喂我。青青见她一口一口地喂我,横下心便一口一口地喂哥哥,因为吴哥就是姓吴名哥。这么极端的叫法,促使我必须把甄美美唤作美美,因为这听上去像妹妹,聊以抵抗那边的哥哥。

桌子上哥哥、妹妹的,像对山歌。

他俩就拿着一杯啤酒,哥哥,我青,哥哥,我青……当时我有一个冲动,我青我青你妈个头然后把一盆油从吴哥顶上淋下去。当然,我是一个守法公民,也很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,所以我对甄美美说:妹妹,我带你去美美春天好不好,给你买LV包包。

青青听到LV已快疯了,见甄美美和我嘴对嘴显然已不是一般关系了,她咬着嘴唇,可为顾及美女尊严又不好发作,使劲往油碟里放醋。我内心不忍,可为达到目的,就继续对甄美美说,顺便在旁边做个头发放,我还是决定按你说的换个发型。

美美高兴地说:就是嘛,这样才听话,我就喜欢你把头发弄得直直的。

## 青青终于发火了

青青这时已有点神经了,问什么新发型。美美说:嘻,小刺猬头,我可喜欢了。

这刺猬头青青过去是想让我剪的,可我坚决不干,哪怕青青甚至说出留发不留头这样的狠话,我也不从,想不到现在在我在这发型上也让步了,一时间青青的脸色难看得快出水了。当即我决定趁热打铁,拿出一张碟给

## 冯石和一位美女在酒店开房,这时有人上门来讨债

7



王刚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,更重要的是,他的精神已经不堪重负。作者王刚借助冯石这样的地产商完成了对一个群体的书写,他们的生活被利令智昏的时代彻底异化。小说从冯石和姜青约会开始,但私密的个人生活却被讨债者徐行长打断,然后,姜青和冯石开始了充满野心的探险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## 地产风云

## 一场邂逅

1999年对于冯石而言是灾难性的,他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问题。他总是被朋友逼债,被银行逼债,他也通过种种关系借了利率高达20%的钱,所有的钱他都得还,可是他却没钱还。冯石盼着这一年赶快过去。尽管那不是他的本命年。冯石坐在不太舒服的沙发上,看着对面的女人,心情在刹那间好了起来。

冯石见到姜青的那个晚上,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北京。

那是在他开完政协协会之后的几天里。他很重视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,他认为对于自己这样的有着深深原罪感的富人来说,那是一个保护伞。

那天他喝得有点多,他对姜青说:开政协协会报到时,他很早就去了大会堂,他想成为第一个签字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。可是,他还是去晚了,在他签到时,发现牟其中已经在他之前签了自己的名字。

牟其中是谁?姜青问冯石。

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?冯石好像是被人打了一样,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,那你肯定更不知道冯石是谁了。

冯石的这种问法让姜青的脸微微有些红了。但是姜青显然是聪明的,她很快地越过了牟其中这个话题,对冯石说:你还没有说完呢,你不是第一个报到的政协委员。

冯石立刻又笑起来,他说:我真的很遗憾,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。

冯石对姜青说着,突然高声笑起来,他的笑声显得有些怪异,姜青听出了他的幸灾乐祸。冯石说:幸亏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人,牟其中前两天被抓了。如

果,我是第一个,我也被抓了。

姜青没有笑,她当时对面对的这个大人物充满好奇。

冯石总是试图接近姜青,可是比冯石小许多的姜青总是拒绝这个男人于千里之外,她没有更多地说什么,只是她知道,他与她,眼前这个厚嘴唇的小姐,在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,他如果真的亲吻这样的嘴唇,那周围的人或许会说,他以为自己有钱,就可以为所欲为,就以为谁都会跟他那么轻浮。

终于他忍不住地再次坐到了姜青身边的长沙发扶手上,先是关掉了手机,然后神情专注地开始对姜青滔滔不绝了:你很美,不要怪我这么看着你。请你别以为我是喝酒喝多了。的确,我是喝了些酒。但是,这不是主要的。知道吗?就是你长得太美。不对。是你给我的感觉太好了。我没有办法说得更多。因为,你所有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不激动。你可能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激动意味着什么。

## 冯石和姜青开了房

自从那次在酒吧之后,他们十天没有见面了。他们也通过两次电话,在电话里他们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姜青总是沉默。冯石总是太忙,他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他对自己不感兴趣。那天晚上在酒吧的热情不过是因为醉酒了。冯石却发现他每天都会想起她,而那时他的内心都会涌起阵阵忧伤。他总是想告诉她自己的这种感受,可是每当她打电话时,他都忘了说这种感觉。直到前天他突然约她过圣诞,她还通过电话说: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姜青的话让冯石感觉舒服,女人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总是那么谦虚。

她在餐桌这边看着他,把一个阻挡自己视线的高脚杯推开,说:不知道为什么,这两年不管是在国外,还是回来,我都特别讨厌狂欢这种事,有什么好狂欢的?都在装呢。

冯石显然被姜青的语言打动,狂欢这样的词汇让他愤怒,可是眼下人人都在狂欢。

然后,就是沉默。他们互相看着,听着音乐。他突然说:我在上面去了房间。

她没有听到他说了什么话一样,眼睛看着前方,神情有些忧郁。他意识到她的遥远,就没有重复刚才的话。她又说:其实,我发现他们一点也不高兴,跟我一样。

他朝着她看的那个方向望过去,他的目光穿过声音,越过灯光,落在那女人的头发上。然后,他突然意识到了她的哭泣。那是这个狂欢夜的尾声,这高个儿女人像晚霞一样的懦弱和恐惧。

“我们上楼吧。”她说用完餐巾纸沾了沾流泪的眼睛。

终于到了28层。她走在前面,他跟在她的后面。他没有告诉她是在2817号房间,但是她好像真的知道一切,丝毫没有犹豫地朝着那个房间走去。她对他的犹豫毫无感觉。走到2817号门口时,姜青站住了。这让冯石惊讶不已,她是怎么知道的?他从来没有告诉她就是这间房,当她站在门口没有回头时,他在身后仔细地盯着她的屁股看了一下,那是饱满的屁股,尽管不向上翘,可是生动地反映出了她此时的内心世界。

站在门口时,冯石仍然在思索着,似乎要给姜青充分的时间让她考虑是不是进去,免得让她在多年之后仍有资格对他说:知道吗?那天晚上你几乎是诱骗了

我。然后,又强奸了我。

那些动人的调情场面,总是让他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对于冯石和姜青来说,这是他们一生中可以记载的爱情。他们彼此间不是当时真的相爱了?这很让人怀疑,冯石显然是浅薄的,他不过是又一次寻欢作乐而已,他对妓女厌烦了,他想谈恋爱。

他先是用手搂住了她的腰,然后又用右手伸向了她的屁股。财富让冯石有些居高临下,能包得起这样的房间让他变得有些轻浮起来。

然后,他把她推向里边的卧室,她终于躺在了床上,他终于坐在了她的身边。他开始抽烟。她开始朝着天花板看。他抽着抽着,决定熄灭,突然,他问她:你为什么从美国回来?那儿不好?

她看看他,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想听,她把把手里的烟拿过来,轻轻吸了一口,极其熟练地吐出,说:在美国我过得并不快乐,内心很难受。在别人的国家生活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……姜青有些不自然地笑了,说:没有当家做主人的感觉。你在那儿买了房子,买了车,结婚了,生孩子了,小孩子长大了念了哈佛了,但到头来,你会问你自己,我得到了什么?

冯石对姜青说的话似乎很熟悉,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,都跟她说得差不多。他觉得很没趣,后悔不该在上了床之后,该脱衣服了,又问她这些废话。他坚持着抽了一会烟,就把烟放在了烟灰缸里,开始解她的腰带。在那一刻,他感到她浑身颤动了一下。

## 有人找冯石要债

门被突然敲响。而且一下比一下急。

美美,刚出来的《我爱范特西》。美美哇噻又亲我一口。

青青愤愤地说:李可乐,你过去不是一直不喜欢周杰伦吗,嫌他吐词不清。

我说:可是我现在喜欢,因为美美让我必须喜欢,吐词不清也是一种风格,国粹京剧唱腔的什么你听得清吗?可那还是国粹,意大利歌剧你听得清吗?可那是品位。

美美接着说:我的好可乐,什么在我嘴里都有道理,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些词呢,你说是不是我喜欢的你就喜欢?我点头称是,她问:那我喜欢跳伞,你不去吗?青青知道我最怕从高处往下跳,我有轻微恐高症,上次要不是她的航班,我还坚决不坐飞机。所以她拿眼盯着我。

可我咬牙切齿地说:别说跳伞,就是跳楼,也去。

听到这里,青青的脸上已血雨腥风,美美关切地问:青姐你脸上怎么了,哎哟,当空姐就是辛苦,天上空气干燥,你看你脸色多不好,还长了一个小包包。青青从来自负皮肤好,可这段时间不知是心情不好还是上火,脸上确实长了一个小包包,她挂不住脸,“噌”的一下站起来对着美美说:小包包怎么啦,我喜欢长,偏长小包包。然后指着我说:你,李可乐,给我滚出来。

吴哥和甄美美都愣住了。

那天我在洗手间里被青青拳打脚踢一顿暴打,她边打还边说:给狐狸精买真包包,给我买假包包,咚,还敢吃那么恶心的血旺、脑花,怪不得脑子秀逗了,啊,还妹妹,还敢亲她,亲脸都不行,何况嘴巴,还刺猪头,打不死你个刺猪头,哎哟,我就喜欢脸上长小包包,偏长小包包,还跳伞,跳楼,你去跳啊,咚,啊啊……

那时他正在抽第三根烟,做完爱之后,他突然感觉到与她无话可说,他不想再跟她坐在这儿,他有许多事要做,当然,按照过去,对于别的那些女人,他总是把她们的叫做“那些女人”,他可以马上让她们走。可是对于她,他却有些说不出口,她跟别的那些女人不一样。

他看着她,压低自己的嗓子,说:你就一点也不怕吗?万一外面是黑社会呢?

她笑了,并没有跟他一样压低自己的声音,说:那我也不怕。

他眼光直视着她,就像走夜路的人在唱歌一样,说: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。

敲门声更重了,几乎是在砸了。他看看她,再一次发现她没有任何惊慌的感觉。她丝毫也没有想躲起来的意思。她只是看看他,又说:要不要我去开门?

他却用手势阻止她继续说话,挤着眼睛说:也许是公安局抓嫖,扫黄呀。然后冯石踮着脚尖像个真正的嫖客那样悄悄地走到了门口,他从猫眼里朝外看,想知道究竟是谁来了。

过道里有些暗,他一时看不清楚。正有些犹豫时,外面喊起来:看什么呢?知道你在猫眼里看。我是徐行长,徐知先。徐知先。说着,外面的人用手指把那个猫眼堵上了,冯石眼中立即阵阵发黑,紧张笼罩了他的内心。冯石不想为他开门,他没有钱还他,起码今天没有钱还他。

而且,他感到奇怪的是:徐行长为什么知道他此时此刻就在这儿?是谁告诉他的?他在那一刻意识到是自己的亲信把自己出卖了。他的亲信并不多,也许他并没有亲信,只能说是自己身边的人。可是,身边的谁会出卖自己呢?他感到有些迷惘。